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新刻韓柳歐蘇六大家分古文選粹評林歐陽文三卷

北京禮部 九我 李先生 選
南京 部 台山 葉先生 評
翰林脩撰 蘭嵎 朱先生 校
秣陵書坊 如溟 周時朝 梓

鳴蟬賦

歐陽公

歐陽公鳴蟬賦極稱徘泼則有一段瀟洒之氣令人一唱三嘆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峥嵘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宣和作觀）動

此四句狀出初晴景象

今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

韓幹畫馬其骨節便似馬歐公賦蟬其音韻便似蟬如方號復咽五音自然等句真天然句法

只就蟬身上說到巧妙處畢竟把蟬來印證無一字不似

以青天雷曳曳宣和作閒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嘒抱纖柯而永嘆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脩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止百虫驚兮嬌兒姹女語

此下議論皆似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意然机軸自異前輩文字特師其意不襲其詞類如此

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爲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其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俟而陰雲復興雷

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畧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覩而過獨小兒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葉臺山評

歐公此賦蓋以蟬喻君子以蟬之鳴喻君子之論列故托意祈晴若曰祈世道之亨泰云爾泰云大雨既作蟬聲遂息則所謂諤諤人高張賢士無名之說也其感慨之意溢于言外

> 秋声淅瀝每于清夜見之范希文所謂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静寒聲碎是也

> 象秋之狀與其為声其在樂秋光景象悽然益肆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天地嚴凝之氣盛于西南故秋聲自此而來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言聲音如此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銜之以禁其語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秋色淡白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石刺病曰砭其意

此下文是深一節議論

按孫巨源秋悲詞云黄葉

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萬籟呼號其聲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茂青桒而菀秀佳木葱蘢而可悅木青葱而可喜草拂之而色變草拂秋聲而色变木遭之而葉脫木遭秋聲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是乃一氣至秋有肅殺之餘烈夫秋刑官也秋官司寇掌刑而設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曰素商應西方金行之氣夷則爲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

無慮[illegible]言人為甚 雲宗而[illegible]物之靈

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

若有[illegible]大[illegible]一精必搖撼其精 光搖[illegible]胸[illegible]其神一而不定

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

雖熱鬧悲壯次如夢覺悲哀無處追尋大畧即此賦意古今以為奇絕可以參觀煞尾一句何等風情何等思緻

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少壯者朱顏[illegible]潤澤老大者面色如枯木

黟然黑者為星星少壯時鬢髮黑忽變為斑白之星星奈何非金石之

質人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念誰為此身之戕害

亦何恨乎秋聲又何必怨恨乎秋声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

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葉臺山評

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叙模寫變態不窮末歸于

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國際法

憎蒼蠅賦

歐陽修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左傳蜂蠆有毒又無蚊虻之利嘴聞見録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甚蚊蚋自要過来利嘴用咬人也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詩營營青蠅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夏竹簟方床炎風之燠甚熱也夏日之長神昏氣憊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

以下歷叙三害曲盡可憎情態

按功固推莊 六青[illegible]賽肉 汁而惡溺死 衆大食世[illegible] 而[illegible] 此[illegible] 可[illegible]

於吾之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音貝
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
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莊子夢爲蝴蝶
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
埀頭而腕脫或假寐而顛僵此其爲害之一也又如峻
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
餘開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
酎因之没溺或投熱羮遂喪其䰟諒雖死而不悔亦
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酉陽雜俎身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
火一有霑汚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

只一蒼蠅賦亦許多意思許多調遣此復舉其貽害之切者以深疾之愈出愈奇

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嚴飾使吾揮手頓足跂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王衍手揮玉麈尾終日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賈誼上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其爲害二也又如醯醢音海肉醬也之品醬臡音泥有骨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胾音醋大臠肉肥牲大胾肉嘉殽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不脫衣冠而寐也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長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權滅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

末後方露正意

垂之大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疾而可憎詩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葉臺山評

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與之抗楊東山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蓋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陽公此賦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也

以去疾之道喻去異端是好議論

此二句緊關照前受病之說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物先腐則蟲生人先疑則讒入所謂佛乘其廢缺之時而來真有識之言

此言患所由入照前氣虛之說

此言去患之本照前氣實之說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猶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暇力

教个因字脈子劝誘字即所謂此自得之也發明三代礼義之教甚有步驟

两次然猶俱其云云見防民之周誘民之篤所以民不假乎其他而備無自入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為善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

此即民不暇乎其他之意

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

此段見治具不備防民不周又有佛乘間之者從何不育而爲佛

以上申前三代衰王政缺則佛始入中國意

此幾句正是承上起下着力處即前所云未知其方者乃於下說修本意

射之禮凡所以敎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脩其本以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之論

到此始露出禮樂爲勝佛之本意即收拾上文古人之亦是如此 [illegible]

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
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
生患之而退脩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
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
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
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
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
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爲 [illegible]

朋黨論　在諫院進

歐陽修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直湊神髓至朋党論風骨俱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方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

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率類刘向諫昌陵疏

睇方曰君子爲朋歐公此論卻不與擬反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其思索人道不到且救得其所
上以堯舜分言治

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蒼舒隤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仲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

上以紂與武王合言之言治亂相間

讀至此令人長太息唐安得不亡

以下五个莫如字文勢錯落可誦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爲之魁）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唐朋牛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

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然譬之千鈞一肋木承之則陂折了下一句須有力

如舜之三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葉臺山評

歐廬陵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别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爲君難于听言尤難于知人故曰任听一者之明暗又曰在听者之賢愚暗含有知人意明暗賢愚四字下得不苟

首我論听言之難文字何等委曲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

引秦趙事以証所言之驗一段一關鎖最有精神

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問于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

歐公謂老成之人多持重听其言若不可用然必如其說則成功

又生一意見

古都尉而還始皇大怒自馳如頻陽謝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言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嘗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彼中趙括事以爲人主者新進者鑒亦是一法然王勇者可以類推

一篇文字收結有力而句法亦驚快

春秋論

歐陽修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左傳謂趙穿弒靈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竟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 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 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 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非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爲

三子之說不攻自破就中輙字侮字破的言語

两疑其辞左右欄說

摠前冒頭春秋用法不如是輕易句意

以上串此非春秋意也一句意

此一段則將毋免疑似字面辨說

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

此文有[illegible]說無逃避処就中果有果無字是只說疑似當辯而謂春秋于大惡必不使得幸免則盾之罪自見反覆詳悉甚深且妙

辯駁到此無復遺憾足破千古不決之疑

以上又申非春秋意一何意

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明著盾之惡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罪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盾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

復申非春秋一句意

上四五段敘仙無逃処此方說正題

今有一人焉一段辨得理尤勝以父病進藥事來說是欲帶說許世子弒君之事

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莫臯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弒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

此辨許止弒君事更深察辨析前儒所未有也

此叚字字切要得此不可移易之句

此合說趙盾許止事而遂結之

不嘗藥則孔子必不書曰弒君孔子書弒君
非不嘗藥雖嘗曰聖人借止以垂教耳對曰不然夫
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
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乎若
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
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豈
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
曷為盾復見子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
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與弒
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十年吳滅

要雖他人十分服須是擧十分顯處舍他無可措辭

三子所傳不可盡信

有此一證纔折辨得倒所綴結極好後段忽不動與奏聲二

許師又十有八年當曾定公之四年許男治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葉臺山評

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秋於胡瑗孫明復並歐襃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

下兩尤字精神

結上二段分說君子小人又收得緊

此段疑辭設難爲太宗解下字亦有斟酌

此段說太宗骨髓出尋常思索不到尋常筆力亦發不出

上賊下二句知孟子言楊墨比禽獸必先說到我無君兼愛無父之類

反結上施恩之說文愈壯愈緊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

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前不說古今三王以後結語不面意無今

葉臺山評

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泛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文有起伏意有箴規而詞氣雄壯垂世之作也

起語斷制得好便含下滿招損意

此段抑揚悲壯令人感激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引書証得失自人之理應冐頭意

以豪傑與伶人对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如此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說透宦官情弊昭如指掌可爲人君寵信宦寺者戒

自古宦者非一獨張承業事迄今膾炙人口

宦官宮妾俱能蠱惑聰明歐陽公謂宦者乱国其源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脩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譚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

深于女禍特伸彼抑此以甚宦者之罪耳看來貽害則一

此二句洞見流弊処正與下文挾天子事應

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

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

以女色比宦[illegible]者之禍也所謂深於女禍者也蓋女色之禍猶淺宦官之禍尤深可畏也哉

到朱全忠盡戮之意詞旨深切

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記者記其事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道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体信矣

醉翁亭記

歐陽

環（遶也）滁（地名）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此一截說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水）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illegible]歐姓名）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前面相應）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

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節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後揔說歸於

此以下說遊樂處

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節說滁人臨同樂于此亭也

此以下說宴

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

以下說衆歡

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觥酒爵也席人會歡籌酒令者以籌記罰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此說醉歸

此一節說太守與衆賓同遊之樂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到末方說出姓名法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句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節說太守所樂之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葉臺山評

此篇是記變體歐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體非也逐篇叙事無韻不排只是記體第三段亭景物處雖似賦然鋪叙記中多有凡六段

歐陽文

卷十三

豐樂亭記

歐陽修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十五字爲一句○生擒二將于滁東門之外前日之滁州如此所謂用武之地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

序大祖平滁之功至此雄偉壯烈而之厚悠揚令人一唱三嘆对景懷古氣象悠然

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剗治削平消磨殆盡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

掇幽芳寫春景蔭喬木寫夏景風霜寫秋景冰雪寫

括只四[illegible]
力甚高
到末說出[illegible]
意把作亭之
意說得極有
員活蓋歐體
文字全在收
煞處看精神

不可紀文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游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
樂者民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安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疊山評

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
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
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
五節論為滁人立亭共吾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
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

歐陽文

三卷廿五

真州東園記

歐陽公

先藏廢營二字在此後面前日之蒼煙白露云云正發此意

數句寫出東園景勝情趣悠然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芰

甍梁棟上所以承瓦者

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桂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皆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吾書其大槩焉

此文於品外生光景妙處全在工之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一句意到景斷可謂可絕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前一[illegible]
勝此一段[illegible]
意勝[illegible]文
勢全[illegible]段
揮注

到末說出此
意此又是大
根節處方于
共樂云思主
張得好不然
以前全不道
及爲民事却
成門浪遊了

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葉臺山評

天運人事盛衰興廢理數自然變虛臺記因盛而

逆料其衰東園記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同
一感慨而文字變化各極其趣

字字委曲善于形容

此段說世態炎涼之變何等痛切只此兩句收拾前面許多意思以入題目

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並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

（至和中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公相人也世世有令德為時名

先叙及此絕見公能不以富貴爲榮所以爲盛德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福牙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

不以公之寵遇爲公榮而以公之志爲公須志字凡三見見公之志不在宗也

神旨語

乃邦家之光句非歐公不能為此言非韓公不能實此言

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
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
王家而夷險（也平）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鼎周禮注宗廟祭器上書虎蜼二尊也所以盛鬱鬯者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三代時大臣有功德必銘于彝鼎雖以酢功）而被絃歌者
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餘雖不獲登公之堂幸
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
是乎書

葉臺山評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遂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搢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看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激蕩意最高他人說不到

以上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諫官大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冒）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以諫官比宰相又見得諫官大

非十分見得分戝凛然処何有此語中間坐立兩字隱然有尊卑之辨

揔上二段並說怕偏故以言行道亦行轉結諫官與宰相并処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七品之官數句應稱首一句材賢二字又起下作過文歇公安頓此一句甚見力量

將執事有待而為何是探其意而非之且承上接下

子之說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
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
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
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
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
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
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
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
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

甚有力

欲說下節先立此句

精神都在幸而城爲諫官與向使止五年十六年兩轉不唯說倒陽城且有助退之

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十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

此段言雖非德宗之多事

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一篇意思以四句收拾所謂撥百有萬斤之力

葉臺山評

歐公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歛鍔韜光沉潛不如韓文公之奇〻怪〻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文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因論氣力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王弇州曰借草木鳥獸衆人旁影聖人不朽又說聖人死而不朽與草木鳥獸衆人不同再說聖人不朽在身與事尤佳

此篇文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尾

四段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于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此第一段說聖賢所以不朽者身與事凡三節修于身者無所不獲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于言者則又有能有不

說三者爲下文崇退事與言張本

此一段歸在顏子不施于事上

子貢何敢望回意

考漢唐文士所作文章全多不存爲正

能也施于事矣不見于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君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載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況于言乎此第二段說聖賢所以不朽只在修身潔退事與言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

竟不能朽

說今人欲托文字以不朽

稱美徐生之文

叙作叙之意

竊悲其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于泯沒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此第三段說文章不可恃以爲不朽凡三節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于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于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此上四段上本題作序之意凡

三

節

此篇文字凡四段上上稱佳

章望之字序　　歐陽公

此段言字之之意乃大綱說

數個容字從表字生來

此說歸來民上應前可以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于民（一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言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

表于民意以尊字代表望

陳沂中曰因一望字生出多枝節許多光景

邵寶曰由近鄉之望說及國天下萬世如登九級浮屠一層高一層

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克于內德不備于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一則字）一有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于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于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于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梁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劉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叛（一作）發乎外如漢之

愈煥然矣

此說歸章君爲称其可以爲君子蓋勉之也

大將軍出入將相將相之說一作家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係其一作其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歿其事已已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澤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二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爲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至于古覗其潔然脩乎其外而輝然光乎其內以發乎爲一作文辭則文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

遠大二字爲一篇歸結

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作敢）志廣其說（一作彊爲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

林希元曰古文至此儘欲說義理前後相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韓侍郎薦賢書以爲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乃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

林希元曰好語不用多李翺止衆口嚣嚣而雜處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数語便歷倒當塗歐公之発揚其意之感慨良有在矣

李維楨曰三叙讀其書處従源發流何其步驟而詞更有含混雅措來驚人

不復云矣若翺不獨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此語爲古今名言

鄒安曰此篇爲讀李翺文而作其意味深長寓憂世之志真令人愈玩而愈佳可令讀而愈念可喜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云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君欲置冊直又曰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自是銘公此記乃以名動史君其意必有爲矣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脩）

歐陽公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音戶）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于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于當世矣。至于流風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于思叔子也（一作而爲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于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于後世之名者，何哉？傳（去聲）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

以上侈談元凱叔子之名以下引歸史光祿段：與二子照應與滁公既少尹序机軸相類

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于無聞因自顧
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于
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
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
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
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
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
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
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
稱君知名當時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

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曰　光祿堂又欲
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
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
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
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
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
雲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
之登高寓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于亭
屢廢與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
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

記

丘憲周曰記峴山而不詳峴山詞繫意格可賞之題外宋潛溪閱江樓記煞語自此脫胎

通篇發此二句即放心物外娛意紛華

有美堂記

歐陽公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

放心物外之樂

金陵錢塘一段從後服効順惧緬悟然有教忠怨世之意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于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

美與樂有不得而兼

丘宗周曰二句括盡堂之美又與篇首公之甚愛斯堂相應

安樂又其俗習習俗一作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
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
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
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
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臺一作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
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
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
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唐之美
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
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

脩記

茅瓚曰中間叙堂之美由槩舉轉入金陵錢塘又由金陵歸之錢塘由錢塘歸美此堂一節深一節

黃楊樹子賦　　歐陽公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〻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植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此序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磊磊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

[illegible]松亭亭似[illegible]行語猶在黃楊上說景緻在勁節難賞孤心誰識於句則得意在黃楊之外得文章正体序中所謂不得依君子封植者即此意

又曰日薄云：脊以下議論排成許多景象、

路林高暝邑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作一自轉而纔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作一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賓穴風音寿吹陰崖雪積呀山鳥之嘲啈音楮梟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晏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羅大經曰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体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潤雅已無不以其事又合体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詩[illegible]序記便不減退之作四六便洗晁体員清有理致得文章之全者也讀黄楊[illegible]子賦得之

林希元曰此文願外立意曼卿得此可以不朽矣

祭石曼卿文

歐陽公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産靈芝而九莖奈何荒

王維楨曰讀此令人悲酸

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田藝衡曰此乃弔曼卿而以此慰藉之之詞山谷謂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是也

按歐陽公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于書筆畫遒健體兼顏柳爲世所好

林希元曰子美之賢得此而益彰語簡而意有餘詞氣英發流動近于所謂捕龍搏虎急與之角而力不能暇者矣

後村詩話云子美從李觀云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為風雨欺不與匠石

祭蘇子美文 舜欽

歐陽公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如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家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

逢哀哉千尺榦摧朽似秋蓬此語悲壯之甚子美自謂也曰公祭之云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深知子美之心

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按子美爲人倜儻不羈長于古文歌詩後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詩以自適黄山谷云子美文章豪健痛快僃侄不足吞也歐公叙子美之文章亦是此意